

蔣碧微生死戀

楊貴麟著

世界文物出版社



畫家徐悲鴻 · 前立法院長張道藩 · 他們與江南才女的傳奇

傳記·掌故·趣聞 35

蔣碧微生死戀

每冊一三〇元
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初版

著者：楊允貴
編者：俞平麟
發行者：鄭少允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五七號

出版者：世界文物出版社

臺北市潮州街六〇巷二號

經銷者：世界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潮州街六〇巷二號
郵政撥匯：0003551號

電話：三二一一一二九二〇一號

印刷者：松明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電話：二五三三〇八一號

版權所有·請勿翻印

傳記 • 掌故 • 趣聞 35

楊貴麟著

蔣碧微生死戀

世界文物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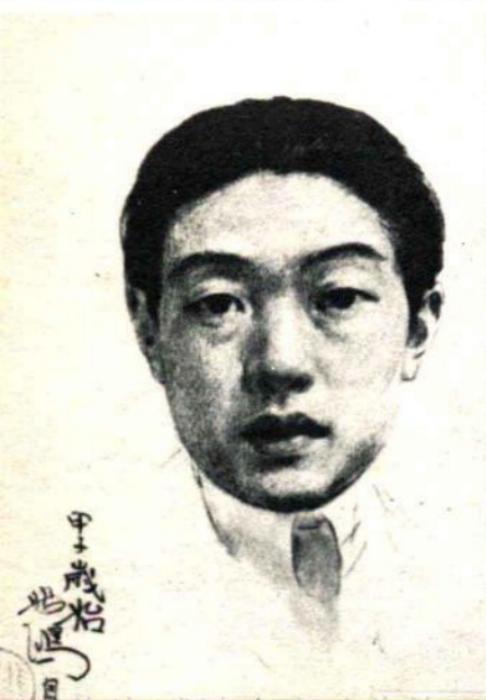
有心的地方就有愛，有愛的地方就有美。世間人人有心，人心個個有愛，可是每人境遇不同，愛的結局也就不一樣了。最不幸的，是那種無奈的愛與悽然的美。

這本書裡的男女主角，都有曲折的情劫，都需要非常的勇氣，才能在痛苦中繼續生存下去。

當年純情活潑，才氣最為老師徐悲鴻賞識的孫韻君（本名孫多慈，後來在台灣師大當教授），是師生戀的女主角，圖右上是孫韻君於1969年在德黑蘭開畫展時所攝。圖裡最左為伊朗皇后法拉，中為駐伊朗大使夫人，旁為名作家康齡，最右係孫韻君。

無辜、無奈、無語問蒼天的法國嬌娃素珊（圖下右）。與張道藩生死見交情的蔣碧微（圖下左）。陪徐悲鴻安度晚年的廖靜文（圖右，下左）。徐悲鴻1926年自畫像，熱情瀟灑，充滿活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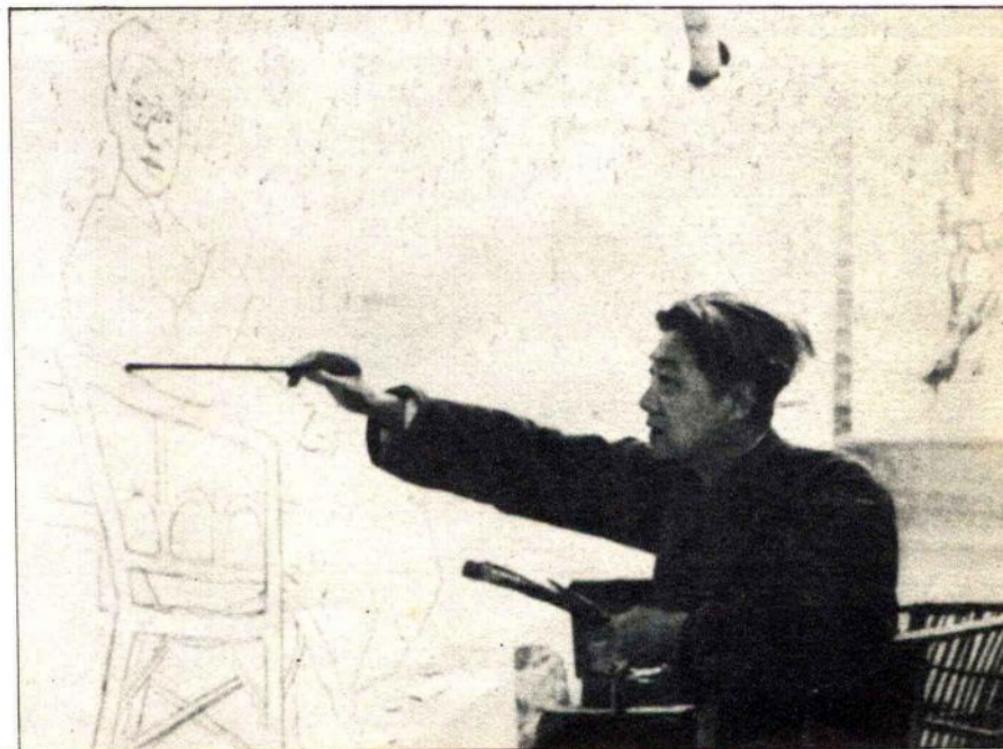
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 tong book.com

名畫家王農，是徐悲鴻的得意高足。現住台灣，經常在國內外舉行畫展，稱得上是多產畫家。1985年在法國開畫展，當地電視台訪問他時，曾當衆揮筆畫馬，其速度之快，令人嘆為觀止。他作畫的過程，神速而不草率，他作品的意境，放情而傳神。

據王農說，他目前每天至少畫四小時，這個習慣是早年徐悲鴻老師訓練出來的，那時徐悲鴻規定，每個學生一個禮拜要交壹佰張的素描，都經徐老師逐一檢查指點，畫不好的，重畫，畫好的，有獎。時值對日抗戰，物質非常缺乏，徐悲鴻給學生的獎品，是麵粉三袋。

下圖是徐悲鴻作畫時的神情，右圖兩張都是他的作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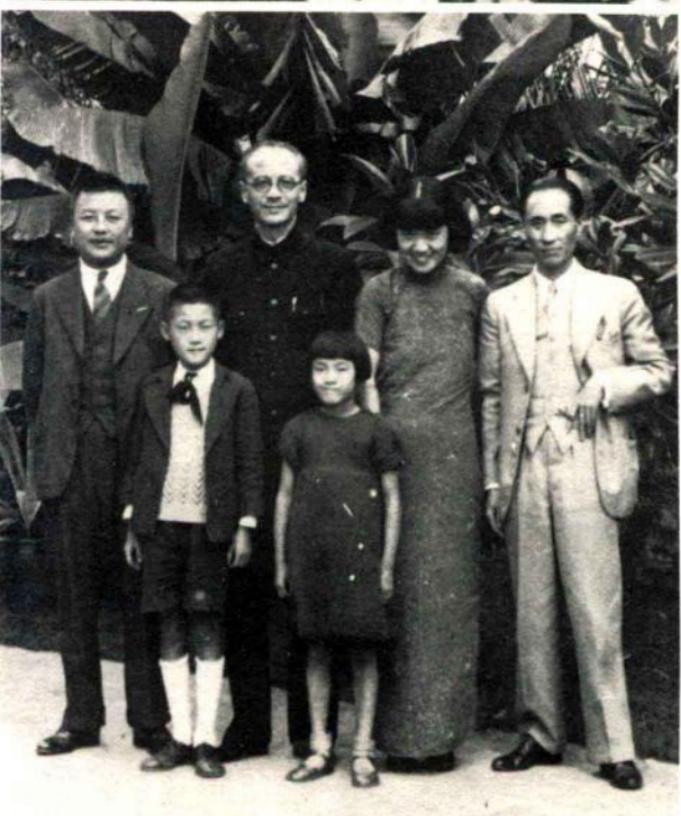


廿五
南京中央大學
江上女子
而林鳳嬌
畫於
齊鴻慶

徐悲鴻的憂傷歲月，是他個性上的悲劇。儘管他在繪畫藝術上的成就為世共知，但是他的情，往往是無所始，也無所終。因為，他除了會處理「畫」以外，其他都是身不由己。

圖上是徐悲鴻、廖靜文和孩子，於一九四七年攝於北京。圖下是蔣碧微與私戀她已久的張道藩（右）、友人及小孩徐伯陽、徐麗麗合攝於漢口張家庭院。

圖左上是徐悲鴻（二排右一，頭回顧者），與張大千（三排右一），在一九三五年登黃山時留影。圖左下是蔣碧微（右）與張道藩（中）及友人合攝於日月潭藩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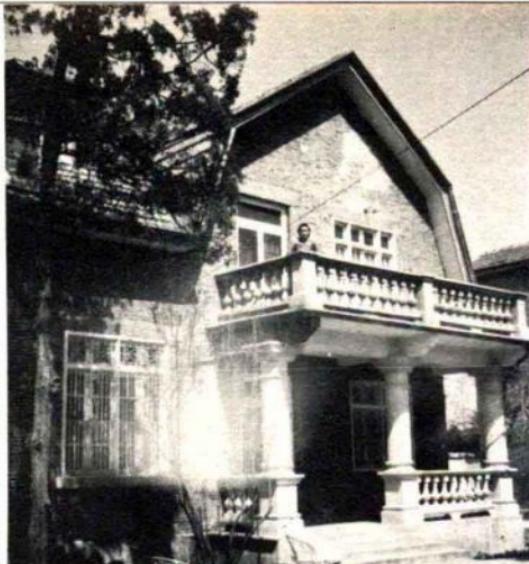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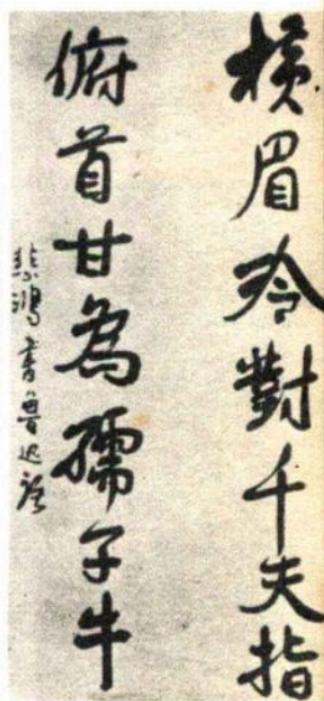
外表文質彬彬，內心熱情如火的張道藩，當了立法院長之後，對於蔣碧微的關懷之情，其志更堅，其心更誠。住在台北市溫州街的這段日子，彌補了遲誤二十多年的戀情，兩心相悅，晨昏相守。圖下是張道藩的家居留影。

左頁圖上右是南京傅厚崗蔣碧微的新居，漂亮的建築，雅緻的佈置，舒適的家，却没有留住男主人徐悲鴻流浪的脚步。左頁上左是苗人的交通工具竹桿坐轎，蔣碧微（後者）遊桂林時，與朋友逗趣抬轎。左頁下圖共賞曇花者，左為張道藩之妹，左二為蔣碧微，旁為張道藩，右為張道藩妹夫，立法委員吳延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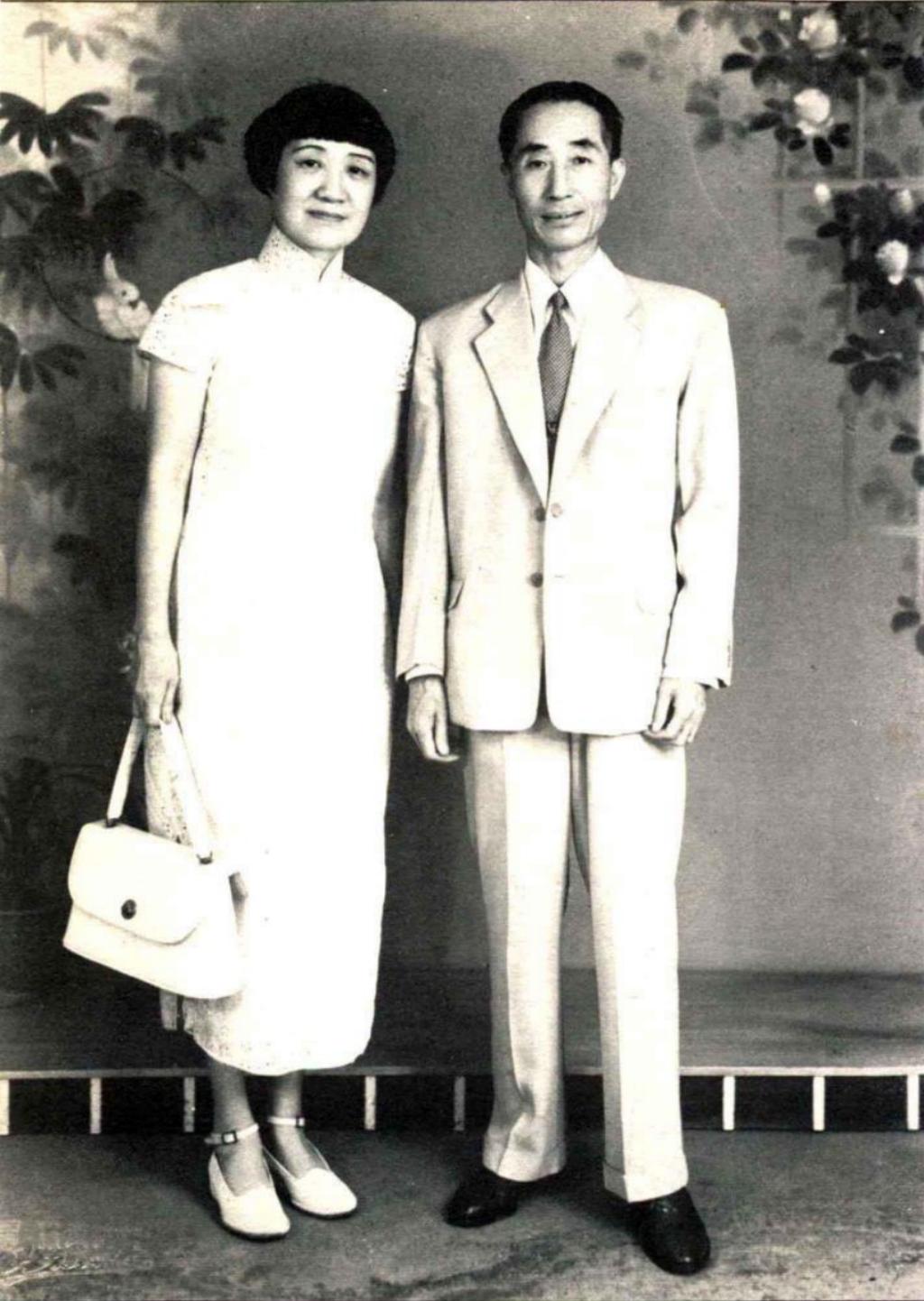
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 tong book.co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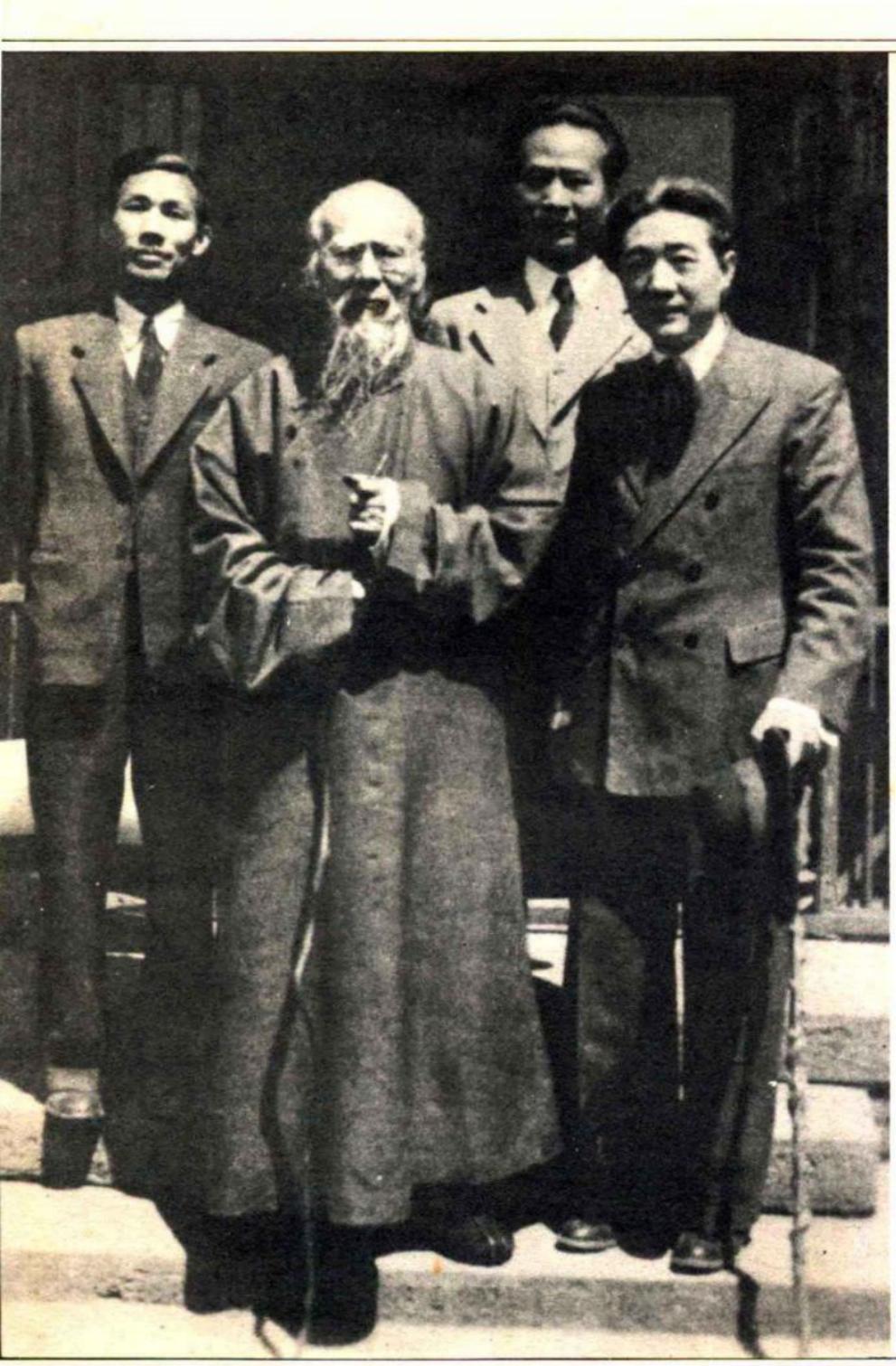
萬念皆自靜中生，萬念也從靜中除。徐悲鴻穿上工作服（1930年），冷靜思索，心中想的會是誰呢？一念之間，橫眉怒眼，一念之間，笑容滿面，或則應該憂喜含於心，因為，多藏必厚。

水清魚觀月，花靜鳥談天。張道藩與蔣碧微的逍遙生活，何等寧靜清閒，且將雙影留住（1956年在宜蘭羅東），淡中知真味，常裏識英奇。此情此景，真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！





浮雲富貴，一笑公卿。蔣碧微與張道藩分手後，心有所繫而泰然自若。圖上為一九六九年七月，筆者長女楊霖週歲時，蔣碧微抱她合攝。圖上左為一九七〇年遊石門水庫時所攝，左為名作家章君穀，中即蔣碧微，右為筆者。小女生是章君穀千金張詠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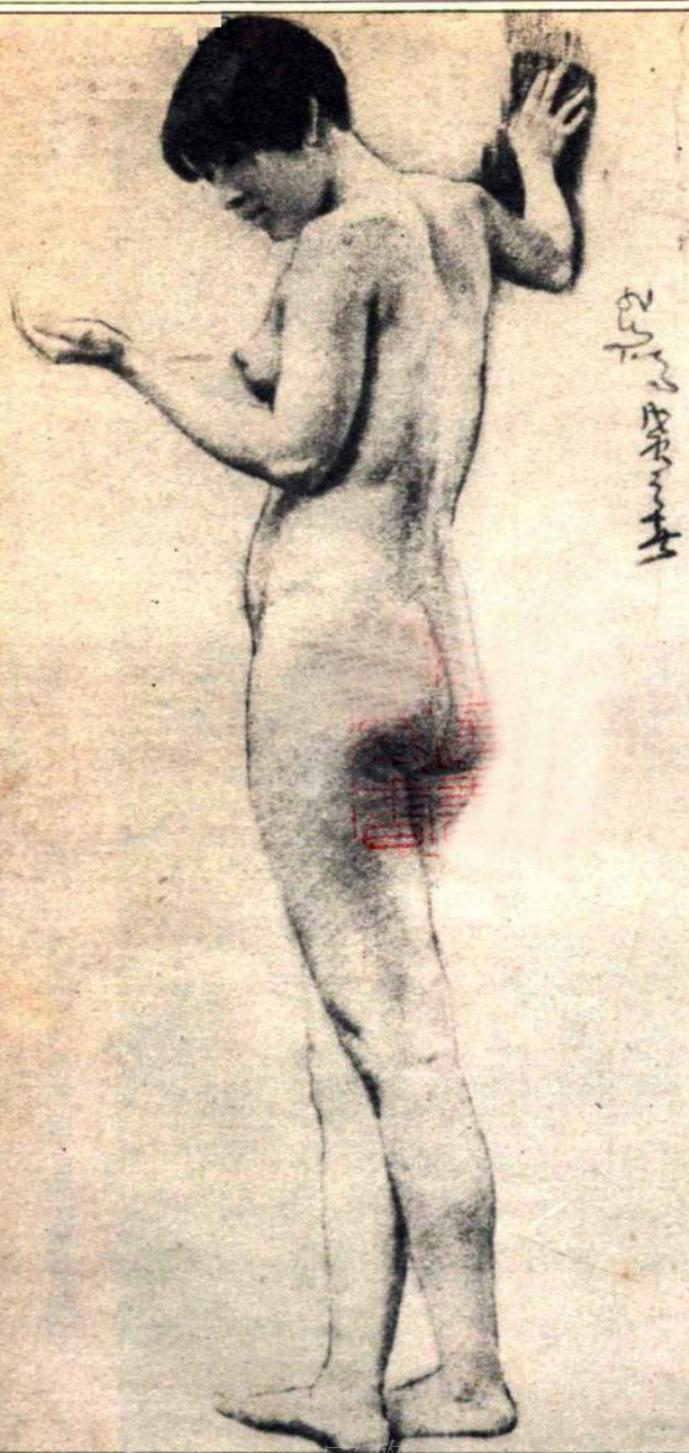




印度作家，也是詩人和社會學家泰戈爾（1861—1941），他與徐悲鴻相知甚深，賦詩多首贈徐，徐亦回報多幅畫像，兩國人傑，互相敬重。上圖係徐為泰戈爾作的畫像。徐悲鴻旅遊印度期間，與甘地暢談貴我風土民情，相見甚歡，並為甘地畫像，甘地待徐以上賓之禮，傳為佳話。

國學大師吳稚暉常常愛說一個笑話，說無錫和常州人，都喜歡脫光衣褲入睡，他也有這個習慣，而且不止夜間，他在暑熱的白天，都全身脫光，赤裸的讀書寫字。這是真的事，不是笑話。他也喜歡談談男女間的事，逗人笑樂。可是在笑語聲中，自有一番道理在。當然，這是吳稚暉輕鬆的人生面。他的另一面，亦即道德文章，尤為衆所週知，他跟黎錦熙創行的注音字母，統一中國的語言，更為學人敬佩。

左圖為徐悲鴻一九一八年所作素描，吳稚暉看過原圖，非常讚賞。



徐悲鴻